

论侗台语与古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及发展

胡 静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五系,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分析和比较侗台语族壮傣语支中泰语、老挝语、西双版纳傣语、西林壮语和古汉语, 可追溯侗台语与古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及发展。侗台语与古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本文据此构拟了原始侗台语第一、二人称代词, 并论证了原始侗台语第一、二人称代词与古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呈语音对应关系, 而且汉语和侗台语人称代词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这些发现对侗台语发生学上的探索具有一定意义, 也能为侗台语族系属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称代词; 侗台语; 古汉语; 来源; 发展

中图分类号: H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03) 01-0044-06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Kam-Tai Languages and Classical Chinese

HU Jing

(Department Five,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Luoyang, Henan Prov., 47100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the Thai, Lao, Dai and Zhuang languages within the Kam-Tai language branch and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m. Reconstructing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ersonal pronouns of the Proto Kam-Tai languages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are correspondences of pronunciation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ersonal pronouns between Kam-Tai languages and classical Chinese. The pronouns have all evolved in the same pattern—from simple to complicated, and back to simple again.

Key words: personal pronoun; Kam-Tai languages; classical Chinese; origin; development

1. 古汉语和侗台语族中的一些人称代词

古汉语人称代词和侗台语族中的一些人称代词有许多相似的特点: 人称代词非常丰富, 分工精细, 使用方式复杂并具有表达谦敬和尊卑的语用意义; 不同的人称代词可以表示说话双方的地位、辈分的高低、年龄的大小和关系的亲疏, 因而每种人称代词都有许多复杂的形式。国外侗台语以泰语和老挝语为代表, 国内侗台语则以傣语和壮语等为代表性语言。其中, 西双版纳傣语和西林壮语至今仍保留着比较复杂的人称代词系统, 而且泰语、老挝语、西双版纳傣语(以下简称西傣语)和西林壮语许多人称代词呈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 有些甚至完全相同, 它们与古汉语的一些人称代词也呈语音对应关系。本文选用泰语、老挝语、西傣语和西林壮语的人称代词与古汉语的人称代词进行比较。人称

代词系统列表比较见下页表 1。

表中侗台语族的人称代词大多表单数, 但许多词既表单数又表示复数。侗台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主要是在单数人称代词前边添加前缀, 如在泰语和老挝语中, 前边添加 *phuak*, 在西林壮语中加前缀 *ho-*, 在西傣语中加词头 *tu*, 但西傣语大部分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区别。侗台语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各语言间不成语音对应, 这种语法形式是后起的, 各语言不同源。汉语人称代词后出现复数形尾“们”, 也是宋代以后的事。

2. 侗台语与古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及发展

2.1 原始人称代词

汉语“我”、“你”(“你”是“尔”古音保存在口语里的读音 $\{n\}ia \rightarrow n\{i\} \rightarrow ni$)。《通雅》说: “‘尔’、‘汝’、‘而’、‘若’乃一声之转, ‘尔’又为‘你’,

收稿日期: 2002-09-18

作者简介: 胡 静 (1975-), 女, 重庆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

表 1.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上古汉语	吾 𠄎 我 𠄎 𠄎 余 𠄎 ⁹ (李方桂上古音) 台 𠄎 ⁹ 朕 𠄎 ⁹ 孤 kuo (高本汉中古音)	汝 njag (李方桂上古音) 尔 𠄎 ⁹ a 若 𠄎 ⁹ ak 乃 𠄎 ⁹ 而 𠄎 ⁹ 戎 𠄎 ⁹ wə m	其 𠄎 ⁹ 之 𠄎 ⁹ 厥 𠄎 ⁹ wat
泰语	krathom phom di ⁹ han ku rau (ra) kan kɔ̃ i tu kha kapha ⁹ au ⁹ han nu	nɪu 𠄎 ⁹ su ⁹ au thá n thɔ̃: khun kɛ: rau nu e 𠄎 ⁹ phlao 𠄎 ⁹	man thá n kɛ: thɔ̃ ⁹ kha phlao 𠄎 ⁹ p̃ n
老挝语	ku hau kɔ̃ i phɪu ⁹ tu kh aɔ̃ i khapha ⁹ au phɪu ⁹ kha khabá t khaphabá t tukha	nɪu 𠄎 ⁹ su ⁹ au thá n thɔ̃: phao 𠄎 ⁹ kɪu ⁹	man thá n kha phao 𠄎 ⁹ p̃ n lau khá ⁹ au
傣语 (西双版纳傣语)	ku hau x̃ i tu xa ha kau tox̃ i tu x̃ i tuxa toxa kan ⁹ hahau tohau phuxa	nɪu 𠄎 ⁹ su tuntsau totsau tsauman sutsau xi ⁹ tsau tá n kan hi 𠄎 ⁹ hi ⁹ ku	man tá n xau xautsau xautá n kan tuntá n totá n tá ntsau seu
壮语 (西林壮语)	ku lau kan 𠄎 ⁹ 𠄎 ⁹ tu wei ⁹ la ⁹ kau 𠄎 ⁹	nɪu 𠄎 ⁹ u kau 𠄎 ⁹ la ⁹ ul ⁹	tí ⁹ a h̃ ⁹ a

俗书作‘你’。”)，自古以来就是人称代词，在此，笔者称之为原始人称代词。侗台语族中也有这种情况。通过对侗台语族人称代词的比较，笔者认为，第一人称代词 ku、rau、tu，第二人称代词 mɪu 𠄎⁹

su 和第三人称代词 man 是侗台语的原始人称代词。以泰语为例，第一人称代词 ku、rau、tu，第二人称代词 mɪu 𠄎⁹ su，第三人称代词 man 在一些侗台语族的读音如表 2；(梁敏、张均如，1996: 5)

表 2.

泰语	ku (我)	rau (我、我们)	tu (我)	nɪu 𠄎 ⁹ (你)	su (你)	man (他)
老挝	ku	hau	tu	nɪu 𠄎 ⁹	su	man
版纳	ku	hau	tu	nɪu 𠄎 ⁹	su	man
德宏	kau	hau	tu	má ⁹	su	man
傣拉	kau	—	phu	ñ ⁹	𠄎 ⁹ u	man
西林	ku	lau	tu	nɪu 𠄎 ⁹	𠄎 ⁹ u	—
武鸣	kau	ɣ au	—	nɪu 𠄎 ⁹	—	—
龙州	kau	—	—	má ⁹	—	min
剥隘	ku	—	—	—	—	—
柳江	ku	—	tu	nɪu 𠄎 ⁹	su	—
毛南	—	—	—	—	se	man
侗	—	tá u	𠄎 ⁹ iu (侗南)	𠄎 ⁹ a	𠄎 ⁹ á u (侗南)	—
布依	ku	—	tu	nɪu 𠄎 ⁹	su	—
黎语	—	gau	—	má ⁹	—	—

可见，这些词在侗台语族许多语言中的读音相同或呈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可以认为它们是该语族的同源词，且为原始人称代词，至少是在侗台语族分化为壮傣、侗水和黎三大语支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原始侗台语第一、二人称代词与古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之间有着渊源关系。我国学者如邢公畹、张元生、王伟等对汉台语同源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源词必须联系古汉语的读音和词义来考察，这个词必须出自古代汉语，而且在侗台诸语言中也普遍存在与古汉语在读音和词义上密切关系的基本词。据此，笔者构拟了古侗台

语第一、二人称代词，通过与古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进行比较，证明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

2.1.1 第一人称代词

根据泰语第一人称代词 ku 与同语族其他语言中这个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古侗台语第一人称代词可以构拟为 ku，与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孤”有语音对应关系：“孤”李方桂上古音拟音为 kwa⁹，高本汉中古音拟音为 kuo。“孤”是古代封建王侯的自称，《礼记·曲礼下》：“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

泰国素可泰王朝 (1250—1378 年) 兰甘亨大帝

的碑石上就刻有:

ku ch^u khun ra'm kam hae 𑄎 我叫兰甘亨。

可见, 泰国古代侯王也自称 ku。可以看出, ku 与“孤” kuo 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罗美珍曾在《三论台语的系属问题》中认为这个词是侗台语和汉藏语的同源词。同源词与借词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 ku 究竟是侗台语与汉语的同源词, 还是借自汉语的借词, 当需进一步的研究。

2.1.2 第二人称代词

泰语第二人称代词 m^u 𑄎 在同语族其他一些语言中的读音为: 老挝 m^u 𑄎 西傣 m^u 𑄎 西林 m^u 𑄎 武鸣 m^u 𑄎 柳江 m^u 𑄎 布依 m^u 𑄎 剥隘 m^u 𑄎 德傣 m^a 𑄎 邕宁 mu 𑄎 傣拉 m^a 𑄎 临高 m^a 𑄎 侗南 𑄎_a、侗北 𑄎_a、仂佬 𑄎_a、水语 𑄎_a、佯徨 𑄎_a。

泰语、老挝语以及一些壮语方言如西林、武鸣、柳江等地的壮语 m^u 𑄎 中的 𑄎 是受声母同化的结果, 高元音单独作韵母的极少, 即使有个别例外的也不是各语支共同同源词。梁敏认为, 原始侗台语没有单元音韵母 i、u、ɯ。而且, 高元音极不稳定, 既易短化, 又易央化; 而低元音单韵母的数量以及所出现的词数在侗台语中都比较多, 各地间的对应也比较整齐。因而, 古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可以构拟为 ma。

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汝”, 李方桂上古音拟音为 nja 𑄎 高本汉中古音拟音为 𑄎^z jw o。在“nja 𑄎”中, “j”是腭化音, “𑄎”是阴声韵韵尾。在古汉语中, 阴声韵韵尾有“-b”、“-d”、“-g”, 随着汉语的发展, 首先是阴声韵的韵尾“-b”消失, 而后“-d”、“-g”也随之消失。所以到《切韵》时的阴声韵已经没有辅音韵尾了。当韵尾“-g”消失后, 可以看出古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 ma 的韵母 a 与“汝”nja 𑄎 的韵母 a (𑄎) 对应。

n 属上古“泥”母, 上古“泥”母到中古因弱分化出一部分字为“日”母 𑄎。因而“汝”字声母到中古就发展为“日”母 𑄎。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在汉语许多方言中的读音表现出了 n 与 𑄎 的交替。如“你”的读音为:

北京 ni、济南 𑄎_i、温州 𑄎_i、福州 ni、太原 ni、西安 𑄎_i、建瓯 ni、长沙 𑄎_i 文, n 白、武汉 ni、成都 𑄎_i、梅县 ni 文、厦门 n_i 文 li 白、广州 nei。

在侗台语中, 声母 m 易变为 n, 尤其是原始侗台语中 m 带 l 的复辅音字母。随着语言的发展, 许多侗台语的-l 消失, 但在消失前影响前面的 m, 使之变为 n。如侗台语中泰、老、傣、壮语第二人称代词 𑄎 𑄎 声母均是 但在侗水语中声母却都是

𑄎; 又如“母亲”一词, 在侗台语支的一些语言中读作: 泰 m^e、老挝 m^e、西傣 m^e、德傣 me、傣拉 me、龙州 me、武鸣 me、柳江 me、布依 me、邕宁 me。声母均是 m。而在侗水语支许多语言中却读作: 侗南 nai、仂佬 ni、水语 ni、毛南 ni、佯徨 nⁱ i、锦语 nⁱ i、莫话 nⁱ i。声母均是 n。

可见, 侗台语中声母 m 与 n 的交替现象很普遍, 可以推测, 古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 ma 的声母 m 与汝 nja 𑄎 的声母 n 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汝”与古藏缅语第二人称代词 na 𑄎 同源。(李永燧, 1984: 275) 部分藏缅语的读音: 独龙 na、大方彝 na、基诺 n^ɛ 苏龙珞巴 nah。

不难看出, 它们与侗台语中一些语言“你”的读音对应: 侗台 𑄎_a、水语 𑄎_a、仂佬 𑄎_a、佯徨 𑄎_a。

根据古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 ma 与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汝”nja 𑄎 声母、韵母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侗台语中一些语言的第二人称代词与藏缅语第二人称代词的读音对应, 可以证明古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 ma 与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汝”nja 𑄎 同源。

2.2 转化生成的人称代词

古汉语和侗台语人称代词除了原始人称代词之外, 还有不少人称代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增加而形成的。因而, 许多人称代词是由其他词转变而成, 或由词与词组合而成的。

2.2.1 由名词转变而来

2.2.1.1 由呼名称谓转化而来

呼名称谓是指以人名、亲属称谓和职位名称来称呼对方。

侗台语族的许多人称代词由呼名称谓转化而来, 如泰语、老挝语的第二人称代词 𑄎^{au} 原义是“主人”, 西傣语第二人称代词 tsauman、totsau、tāntsau、sutsau、xautsau 中的 tsau 是奴仆对主人的尊称, 原义也是“主人”, 现在作尊称代词, 表示对上级或平等地位人的尊称。tsau 和 𑄎^{au} 读音相似, 在古台语中可能与“主人”是一个词, 只是后来在不同的语言中发生了不同的语音变化, 如声母在泰语、老挝语中是“t^ɛ”, 在傣语中变为“ts”。可见, 在许多台语词中, 由名词“主人”演变成为第二人称尊称代词。这可能是与各社会阶级矛盾存在着温和、隐蔽的一面有关。

泰语和老挝语第一人称代词中有个 khaphat^ɛ au, 词根 kha 在泰语和西傣语中本义是“奴隶”, pha^ɛ au 本义是“君王、神”, 这两个词合起来在泰语和老挝语中都变为在正式场合用的第一人称谦称代词 而且老挝语第 一人称鄙称代词都是以 kh 为

词根组合而成,如: $khan\pi$ (由 kha 与 π 组合而成, π 是“小的”意思), $khab\dot{a}t$ 和 $khapab\dot{a}t$ (分别由 kha 和 $b\dot{a}t$ 、 $phab\dot{a}t$ 组合而成, $b\dot{a}t$ 和 $phab\dot{a}t$ 均来自梵语,表国王、皇族高官或佛主的“脚”); 老挝语第一人称谦称代词 $kh\pi$ 本义是“奴隶”,这个词在傣语的金平方言、马关土语及布依语(布依语中读音为 $h\acute{o}i$) 中都是“奴隶”的意思; kha 在泰语和西傣中的含义也是“奴隶”;同时,老挝语将 $kh\pi$ 和 kha 连合起来也是“奴隶”的意思。由此可知, $kh\pi$ 和 kha 在古侗台语中均表示“奴隶”;随着语言的发展, $kh\pi$ 在老挝语、泰语、西傣语中发展为第一人称谦称或鄙称代词, kha 发展为泰语、老挝语的第一人称谦称或鄙称代词的词根。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奴”,其本义也是“奴隶”,六朝时用作臣下对国君的谦称,后引申为一般人的自称,再后来逐渐缩小为女子专用。由此可见,由“奴隶”一词转化为第一人称谦称或鄙称代词乃是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普遍现象。

古汉语人称代词也有许多是由名词转变而成。第一人称如国君的谦称“孤”、“寡人”、“不”和表 3。

	父	母	丈夫	妇、嫂
汉	$fu < *bjur < *bja\acute{g}$	$mu < *m\acute{p}\acute{g}$	$fu < *pja\acute{g}$	$fu < *b\acute{p}\acute{g}$
原始台语声母拟音	$*b$	$*m$	$*ph$	$*b$
泰	$ph\acute{u}$	$m\acute{e}$	$phua$	$(phi) phai$
老挝	$ph\acute{u}$	$m\acute{e}$	$phua$	$(phis\acute{a}) phai$
版纳	$p\acute{h}$	$m\acute{e}$	pho	$pipai$
德宏	po	me	pho	—
傣拉	po	$m\acute{e}, me$	pho	—
龙州	po	me	—	—
布依	po	me	pau	$pipa\acute{u}$

“父”字李方桂上古拟音为 $bja\acute{g}$ 高本汉中古音拟音为 bju 。声母 b 与原始台语声母拟音 b 相对应。“ bju ”中带“ j ”为腭化音,在侗台语中变为吐气音,所以侗台语中这个词声母现在变为 ph 或 p 。因而“ bju ”与许多侗台语的“父”字呈语音对应关系:汉 bju 、水语 pu 、仂佬 pu 、拉珈 $p\acute{h}$ 、泰 $ph\acute{u}$ 、老 $ph\acute{u}$ 、西傣 $p\acute{h}$ 、布依 $p\acute{h}$ 。

“母”字李方桂上古拟音为 $m\acute{p}\acute{g}$ 高本汉中古音拟音为 $m\acute{p}u$ 。声母 m 与原始台语声母拟音 m 相对应。“ $m\acute{p}\acute{g}$ ”中的“ g ”作为阴声韵韵尾,易消失。韵母“ $\acute{p}\acute{g}$ ”与侗台语“母” $m\acute{e}$ 的韵母“ \acute{e} ”的语音对应关系如下。以泰语为例:

泰 $m\acute{e}$ [$*m$] (母): 汉“母” $mu < *m\acute{p}\acute{g}$

泰 $ma\acute{t}$ [$*ml/r$] (虫): 汉“蝇” $yi < *r\acute{p}\acute{g}$

可见 侗台语中“母”字如泰语 $m\acute{e}$ 老挝 $m\acute{e}$

臣下的谦称“臣”、“仆”、“走”其实都是名词转化而成的代词。第二人称尊称如“公”、“子”、“君”、“先生”、“卿”、“仁”也都是名词,如“公”本指五等爵位中的第一位,“君”是国君,“卿”是一种官名,“仁”在先秦时指有仁德的人。老挝语中第二、三人称尊称代词“ $th\acute{a}n$ ”是由名词“先生”转化而来。此外,汉民族及泰、傣、老、壮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避免使用人称代词,而更多地使用呼名称谓,如上古汉语中古人对于称呼有一种礼貌式,第一人称谦称时常用自己的名或身份,称人时常以爵位、身份或以美德如“子”、“先生”、“叟”等。秦汉以后,中国封建制度更严,礼貌式也更加讲究,尊称除了由爵位如“君”、“公”演变而来外,还有“左右”、“大人”、“丈人”,谦称还有“下走”、“贱子”、“贫道”等。

另外亲属间用亲属称谓代替人称代词在侗台语族和古汉语中都是相当普遍的,而且上古汉语与侗台语的一些亲属称谓呈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

古汉语与侗台语的亲属称谓词的读音参见表 3:

西傣 $m\acute{e}$ 、布依 me 、武鸣 me 、龙州 me 、剥隘 me 等与古汉语“母” $m\acute{p}\acute{g}$ 呈语音对应关系,而且,它们与缅甸语“母亲” ame 、藏语“母亲” $?a\text{-}ma$ 也可以对应。

“丈夫”一词李方桂上古音拟音为 $pja\acute{g}$ “ j ”腭化音在侗台语中变为吐气音“ ph ”,侗台语“夫”原始台语声母拟音为 ph 。古汉语 $pja\acute{g}$ 韵母 $a\acute{g}$ 与泰语 $phua$ 韵母“ ua ”的对应关系如下例:

泰 $phua$ [$*ph$] (夫): 汉“丈夫” $fu < *pja\acute{g}$

泰 $khrua$ [$*\acute{g}$] (厨房、家庭): 汉“家” $\acute{e}ia < *kra\acute{g}$

泰 $klua$ [$*kl$] (惧怕): 汉“惧” $\acute{e}ü < *g\acute{v}jia\acute{g}$

泰 $h\acute{a}$ [$*\acute{h}$] (牛): 汉“牛” $niu < *h\acute{w}\acute{p}\acute{g}$

可见,侗台语的“夫” $phua$ 与古汉语“夫” $pja\acute{g}$ 也呈语音对应关系。

“妇”字李方桂拟音为 $b\acute{p}\acute{g}$ “ j ”腭化音在侗

台语中变为吐气音,因而在今天的泰语、老挝语中“妇”读音为 phai,声母为 ph。李方桂将这个字的原始台语声母拟音为“*b”,与古汉语 b_ɸ ɣ 的声母“b”对应。

古汉语 b_ɸ ɣ 的韵母“ə ɣ”与侗台语 phai 的韵母“ai”也有一定的语音对应关系,如下例所示:

泰 dai [*d] (能、得): 汉“能”ne ɳ nai < *n^ɸ ɣ

泰 hai [*h] (给): 汉“许”ɕü < *h ɳa ɣ

泰 rai [*r] (旱地): 汉“畲”yü < *ra ɣ

因而,侗台语与古汉语的许多亲属称谓词如“父”、“母”、“丈夫”、“妇”等也呈语音对应关系。

2.2.1.2 由其他名词转变而来

泰语的“phlao ɳ”,老挝语的读音为“phao ɳ”,本指国王、钦王或佛主的身子,后演变为对皇族高官讲话时的第二、三人称尊称。现在泰语中最普遍的男用第一人称代词谦称 phom 有“头发”的意思。在泰族人的礼节中,对上级或高官说话时通常跪拜并头着地,所以这个词有可能由“头发”演变而来。古汉语人称代词中如“鄙”本指边远偏僻的小地方,后转化为第一人称谦称,开始于汉末。“尊”本指尊贵,六朝时用为第二人称敬称。

2.2.2 由词和词组合而成

在侗台语族中,有些人称代词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如在西傣语中,有许多人称代词是由量词加上名词或代词组成。如代词 tun tsau (您)、tuntān (他) 中的 tun, 原义是量词“尊”,放在 tsau “主人”和 tān “他”的前面组成尊称代词。这种尊称代词过去只能用于尊称佛祖释迦牟尼和召片领,后来用于尊称崇敬的人或神,如 tuntip (神仙)、tunbun (圣人),现在可用于尊称崇敬的领袖和领导人,如: tunxukau (导师)、tuntsau (阁下)。此外还有尊称代词如:

totsau (您) = to (个) + tsau (主人)

totān = to (个) + tān (他)

谦称代词:

toxa (我) = to (个) + xa (奴隶)

phuxa (我、我们) = phu (位) + xa (奴隶)

老挝语如第一人称鄙称代词:

khan^ɸi (我) = kha (奴隶) + n^ɸi (小的)

khabā^ɸt (我) = kha (我) + bā^ɸt (脚)

泰语如第一人称代词在正式场合的礼貌称呼:

khapha^ɸau (我) = kha (奴隶) + pha^ɸau (君主、神)

此类例子不再多举。

2.3 外来文化 语言对侗台语人称代词的影响

响

语言是一种文化,宗教也是一种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互相渗透,宗教语言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许多宗教语言不再是宗教自身的专利品,而被全民日常语言所借用,成为全民语言的一部分。语言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这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特别明显,而人称代词又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宗教文化也会对一种语言的人称代词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泰国、老挝以及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全民笃信上座部佛教,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在僧侣之间、僧俗之间以及皇族高官和普通人之间所用的人称代词与普通人日常使用的人称代词有所区别。如在泰语中就有一整套僧俗之间、普通人对皇族高官的专用称呼,多缘于梵文和巴利文。如僧人对皇族高官讲话时自称为 ɳā^ɸthom phap, ɳā^ɸthom 来自巴利文;称对方为 mahābaphitō^ɸn, mahā 来自梵文, baphitō^ɸn 来自于巴利文。普通人称国王为 thul^ɸ phrabā^ɸt, 来自巴利文,或称做 taifā^ɸla^ɸɳ: ɳ^ɸ la^ɸɳ: ɳ^ɸ来自高棉文;自称为 kā^ɸ phraphuttha^ɸau, 其中的 phraphuttha^ɸau 来自梵文。老挝语中普通人对佛主、皇族高官说话时自称为 khaphabā^ɸt, phabā^ɸt 来自于梵文,称对方为 phao ɳ 也来自梵文。可见,泰语和老挝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西傣语中僧侣间和僧俗间的称谓较为复杂,常用僧阶和法名称谓,如僧腊(和尚出家的年头)高者称低者用“该和尚的僧阶+法名”,自称用谦称 xa,而僧腊低者称较高者用“该和尚的僧阶+pi (年长的)”,自称用鄙称 ɳ^ɸi。

壮语和汉语的人称代词受宗教的影响没有泰、老挝、傣语受佛教的影响大。但壮语却深受汉语的影响,壮语人称代词中的汉语借词使用越来越多。如第一人称 ɳ^ɸ (我),第二人称代词 (你),第三人称 ti (他),它们的使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并有排斥固有词的趋势。

3. 社会文化背景对侗台语和古汉语人称代词的影响及人称代词的发展趋势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语言离不开文化,从文化上可以解释许多语言现象,研究文化也离不开语言,从语言中可以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人称代词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称代词及其复杂的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现象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等级辈分等现象;同样,透过文化背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称代词的由来、划分、用法及其内涵。

人称代词的产生 发展和变化与社会文化背景

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古汉语和侗台语人称代词之所以有形式多、分工细且十分庞杂的特点，这与它们有着相似的封建社会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是受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影响的结果。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秦汉前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社会等级划分严格，等级制度森严。在泰国，13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素可泰王国，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历时417年（公元1350年至公元1767年），封建统治长久，它是建立在封建领主制基础上的高度专制的封建君主国家。历史上老挝的封建社会虽然没有出现过较为长期的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但其封建时代的等级划分同样很严格，阶级划分主要分为封建领主阶级和农奴阶级。西林壮族地区自唐、宋实施羁縻、土司制直至清康熙初年改土归流，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社会等级划分很严格。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解放前也同样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关系极为严格，尊卑之分也很清楚。为了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称谓需求，这些地区（或国家）语言的人称代词便相应产生了尊称、通称、鄙称、自负称等等的区别，因此汉民族及泰、傣、老、壮民族，就更使他们的人称代词有了谦敬功能，具有形式多，分工细的特点。

社会历史背景还影响着人称代词系统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成为历史，近百年来经济文化发展很快，上古汉语的诸多人称代词在现代汉语中基本都不用了，保留到今天单数人称代词主要就用“我、你、他（她）”了。虽然泰、老、西傣、西林壮语较为复杂的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但其中也有一些人称代词不用了，尊卑色彩的区分已开始模糊。如泰语中第一人称代词 tu、kha、klɔ̃i，第二人称代词 su、ɕau，现在用得极少了。现代泰语更多地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如人称代词分为阴、阳、中三性，第一人称代词也有了性别的区分，如男性自称用 phom、klaphom，女性自称用 diɕhan。据推测，这两个词也就是在近百年间才产生的。而壮语的人称代词更多地受汉语的影响。西林壮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已废除了300多年，其人称代词的尊卑色彩已相当淡化了。较之壮语，西傣语的人称代词仍保留着比较复杂的系统，其表谦敬、尊卑的功能要比壮语强。因为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还实行封建农奴制。德宏傣族地区社会发展较快，受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统一的土司政权早已废除，原有的等级制度逐渐松

弛，因而在德宏傣语中，人称代词已经相当简化，如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就只有一个 kau。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汉语和侗台语人称代词的发展轨迹，上古汉语和早期侗台语人称代词比较简单，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它们中间出现了许多表谦敬、尊卑功能的新的自称代词，从而使之复杂化。再随着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级制度的淡化，效率的提高，这些人称代词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趋于简化，其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再到简的马鞍形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言字汇 [M].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5.
- [2] 高长江. 文化语言学 [M].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 [3] 何熹. 简明汉语史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5.
- [4] 贺圣达.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8.
- [5] 胡静. 泰语、缅语人称代词的比较及其文化异同 [A]. 张玉安, 赵杰. 东方研究 [C].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 [6] 梁敏, 张均如. 侗台语族概论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5.
- [7] 李方桂. 汉语和台语 [A]. 王均译. 东南亚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扩散和类型相似性 [C]. 1976.
- [8] 罗美珍. 从语言上看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A]. 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 1991. 11.
- [9] 罗美珍. 傣语的称谓法 [J]. 民族语文, 1989, (5).
- [10] 罗美珍. 三论台语的系属关系 [J]. 民族语文, 1994 (6).
- [11] 李永燧. 汉语、藏缅语人称代词探源 [J]. 中国语言学报, 1984 (2) 12.
- [12] 李锦芳. 西林壮语人称代词探析 [J]. 民族语文, 1995. 2.
- [13]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 (第一卷) [Q].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92. 7.
- [14] 普米翁汶基. 老挝语语法 (老挝文) [M]. 老挝: 老挝中央教育出版社, 1967.
- [15] 素提翁·蓬派汶. 泰语语法 (泰文) [M]. 泰国: 泰国商业文化印刷公司出版社, 佛历 2523.
- [16]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6.
- [17] 邢公畹. 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 [J]. 民族语文, 1998 (4).
- [18] 王力. 王力文集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4.
- [19] 张公谨. 傣语与国境外的近亲语言 [A]. 跨境语言研究 [C].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12.

(责任编辑 梁利)